

考古印象：

淇武蘭遺址與卑南遺址之實習經驗比較

文·林庭甄／圖·李梓瑄

這個暑假，有幸能接連在宜蘭的淇武蘭遺址和台東的卑南遺址進行實習，兩個遺址有著截然不同的風景與面貌，對一個初次進入考古田野的實習生來說，所有的工作片段皆如此新鮮，那種心情就像第一次參與地表採集時，發現的每件石器都彌足珍貴，每件都想妥善收藏。也因此，希望能用文字將這些片段拼湊，透過這兩個截然不同的遺址之發掘內容比較，呈現於暑期實習期間所建立起的考古印象。

位在礁溪的淇武蘭遺址屬於工程搶救的性質，大面積的全面性發掘，讓每一個發掘區域彷彿一座地下城市，工人們在探坑間以木板搭起便橋，手推車穿梭其中，有些角落堆起土方像座小山，有些區塊因顧慮排水而蓄積水池。在這裡工作，常常要思考如何穿越高低起伏的探坑群，先爬上這幾坑再跳下那幾坑，然後才能移動到自己的目的地，同樣地，在設計發掘動線時，也常常需要判斷探坑間的發掘順序，先攤平這幾坑再挖深那幾坑，然後才能讓發掘進度順利平穩地進行下去。

而以學術研究為目的進行發掘的卑南遺址座落於南王里，在卑南文化公園翠綠的牧草叢與高挑的檳榔園旁，有幾個洞穴般的探坑正仔細發掘中，每個獨立的探坑裡均有幾位像工蟻般勤勞的考古隊員，探坑有時深至二米多，裡頭陰暗無風，四周牆上常有各類生物伴伴，考古隊員們用長梯進出探坑，在探坑四周以土方堆起堤防，探坑上方是檳榔樹搭成的帳棚，讓每個探坑像是小小的地下基地。由於沒有被破壞的壓力，遺物被保存在地下是最安全的，因此每個探坑的發掘都需有其必要性，針對研究中所需要解決的問題，仔細評估現有探坑裡的線索，來決定下一個探坑的位置，使得每個獨立的探坑都是研究的重要基地。

淇武蘭遺址出土之平安壺。



除了探坑的面貌、發掘目的與探坑分佈的決策因素，有著決定性的差異之外，土質的不同也使得兩個遺址所採用的發掘工具與方法不盡相同。淇武蘭遺址的土質主要為黏土，除了當地豐沛的雨水外，地下水的湧出也使得每日的發掘工作皆從抽水、舀水開始，土層含水量極高，土質軟而黏，因此探坑始終泥濘不堪，使用的大工具如平鏟、圓鏟和鋤頭，及小工具如手鏟、小十字鏟的平刃端、小鋤頭，修整坑底或遺留時則使用刮刀、竹刀，此類工具刃面寬，能一次挖起較大體積的泥塊，也能將容易因黏稠而殘留泥痕之表面，修整至趨近平坦的程度，也由於軟黏的土層與硬質的遺物在接觸工具時所帶來的觸感差異較為顯著，且寬而平的刃面在發掘時穿透的深度與強度低於尖刃端，因此能降低對遺物的傷害；而卑南遺址的土質主要為壤土，在當地烈日的照耀下，常為乾硬的状态，表面偶因露水而呈微帶溼意的含水形態，使用的大工具如大十字鏟、鋤頭，及小工具如小十字鏟、小平鏟，修整時使用小平鏟、小掃把，由於土層乾硬，常使用尖刃端破開表面，使土塊分解崩落，且尖刃端與土層的接觸點較平刃端小，若不慎與遺物接觸時所造成的接觸面積也較小，因此，如何在尖刃端接觸到土層表面時，以瞬間的力道破土而形成大體積的土塊，而減少敲擊的深度與密度，是降低破壞率的關鍵。



淇武蘭遺址發掘現場一景。



淇武蘭遺址出土之墓葬。



卑南遺址發掘現場一景。



實習生於卑南遺址之測繪情形。
由實習生進行發掘之卑南遺址坑底照。

對實習生來說，最直接感受到的部份除了發掘方式，另外就是出土物差異。在淇武蘭的實習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陶器上形式豐富而繁雜的紋飾，以及許多來自不同地區的外來貿易品，例如數件完整出土的安平壺。淇武蘭遺址的文化類型屬於鐵器時代，在鐵器的大量使用下，對石器的依賴降低，因此淇武蘭出土的石器較少，但從外來貿易品的大量出土可以想見當時的貿易頻繁，也許因此而有多元的文化交流，使得出土陶器形制豐富，也有許多外來的飾品出土。而淇武蘭的墓葬多為上方有木板，木板上壓有兩、三顆大石的形式，在發掘時是採用將整個墓葬留存於土台內，直接將整座土台取下的方式。從泥濘中出現的遺物，抹去表面的黏土後，出現多樣的紋飾與形制，是發掘過程中常常遇見的驚喜，也因為黏土容易包覆遺物，增加辨識的困難，加上淇武蘭的墓葬形式容易在發掘時誤判為自然遺留，故除了驚喜的心情之外，謹慎的態度與敏銳的觀察也是不可或缺。

而卑南遺址除了有大量的陶器與石器為特色外，礫石群與礫石結構也是此次實習最大的斬獲，夾雜著大量尺寸不一的礫石、板岩與陶片，以各種方式堆疊與散落的礫石群，對實習生來說不論在發掘與測繪上皆具有一定程度的挑戰性。而卑南的墓葬為板岩製成的石板棺，在長期的發掘工作中已大量出土，因此已有學術上一定程度的分類方式與形制分析，但基於遺物保存的考量，發掘時露出的石板棺也可能被留存於地表下。為了解決特定的研究問題，於發掘過程所進行的詳細紀錄，比起遺物的收取與典藏，有時更具有學術研究上的價值，因此，考古發掘並不只是「把遺物發掘出來」這樣單純的目的，在保護遺物與問題意識間，選

擇最適宜的發掘方式，並以最詳盡的方式盡可能地留下其出土脈絡及資訊，也許才是考古慎重又充滿珍惜的心態。

在工程搶救的目的下，盡可能地搶救遺物是最重要的任務，在快速的發掘節奏中，紀錄下關鍵的線索並有效率地收取遺物，因此，在淇武蘭遺址的實習過程中，除了學習最基本的發掘工作之外，如何把握短暫的空檔撰寫紀錄，並時時留意發掘過程中出現的線索，也是重要的學習內容。而淇武蘭遺址中大量出土的現象，例如灰坑、墓葬、排石與石列、溝渠等，也使得實習生在短短的一個月內得以擁有較為廣泛而豐富的見習與實習經驗，學習紀錄複雜的現象、收取現象遺物的方式、測繪因擾亂而複雜的界牆圖（例如多次使用而呈袋狀的灰坑），加上鑽探、取界牆土的過程見習，以及發掘報告的撰寫練習，在在建立起初學者對考古發掘現場的複雜性與豐富性之體驗。

而在卑南遺址的實習內容中，較為緩慢而穩定的發掘節奏提供了更為詳細的學習場域，並給予相對深入的思考空間。確實的發掘方式訓練，連續而聚焦的紀錄撰寫實作，不僅是為了對工作的技術面上手，更是藉由較長時間的操作，以達到對細節的熟悉與理解，甚至引發更進一步的思考，在操作時反覆的挫折與反省，促使對工作方式的背後脈絡之體認，並於不斷修正的過程中將他人教授的方法納為己用。而室內工作的學習，如標本清洗、分類、測量等內容，也將考古發掘工作的程序以更完整的方式傳遞。另外，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與卑南文化公園裡的豐富資源，諸如館藏之常態展示、考古相關技術之培訓、專題演講等，也提供了學術研究、典藏展示等多元角度的學習。

短短兩個月的實習生活，在兩個迥異的遺址裡，經由不同方式的引導，交互建立起我對考古發掘工作的印象與體會，也透過這樣的方式，窺視考古學裡蘊藏的風景與內涵。過程中除了相關事務的學習之外，在不同人身上看見的工作態度也幫助自己瞭解與釐清自己的心態，而在陌生的城市內所建立起的生活經驗，確實擴展了自身的視野並豐富對生活的感受。為此，對於能夠暫時離開書本的世界而進入實踐的場域，有著感激又謙卑的心情，以及深刻的回憶。

（作者為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九六級學生）